

群众演唱

(剧本专辑)

274



河北群众艺术馆编印

1963.12

PDG

編者的話

《群众演唱丛刊》包括戏剧、曲艺、歌曲等十六个专辑，其中的作品絕大部份是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的优秀作品，也选入了一些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戏剧和歌曲。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作品，具有較高的思想性，主题明确。在編选的时候，我們注意到了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嶄新面貌，其中有歌頌三面紅旗和歌頌新人新事的；有反映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有揭露地富反坏特务份子破坏活动的；有反对包办婚姻、反映新家庭、新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也有反对封建迷信，显示农村新风气新面貌的……总之，这些作品都是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优秀节目。在編选过程中，也考虑到农村业余艺术团体的特点，所选的作品都是适合在农村排演，群众喜聞乐見的。

在农村的业余文化活动中，普遍的唱起新歌，說起新書，演起新戏来，是个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它不只是人們玩玩乐乐的問題，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占領陣地的問題，希望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同志們共同努力，把这一工作作好。

这部《群众演唱丛刊》編輯时，由于人手少、時間短，缺点一定少不了，請同志們多提些宝貴的意見。

目 录

巴 两块六 (小歌剧)	(1)
巴 索 春风春雨 (小歌剧)	(29)
巴 索 红薯秧 (独幕剧)	(52)
巴 索 锁不住的人 (小型歌剧)	(75)

两 块 六

編劇 东 娃

作曲 双 印

地点：河北省山区。

时间：一九六一年秋天。

人物：

老范——有經驗的飼養員，
老練但油滑，能干却偷巧。

老婆——老范之妻，泼辣、
干練。

小范——老范之子，公社干
部。

小菁——小范之对象，新进
山的保健員，天真，娇
气。

第 一 場

（鳥在鳴囀鷄還啼，牛叫羊
咩走叫驢，八月山村的清
晨，繁榮又喧騰。

（音樂聲中老婆端簸箕，拿

荳帚上。

老婆：（唱）（一曲）

清早起來去推碾，
累的我腿疼腰又酸，
毛驢本是隊里眾人的，
老头子不讓我使喚；
小毛驢是個什麼寶？
疼毛驢勝過疼老伴。

（見鷄爭食，轟鷄）這群該
死的鷄，爭啄些什麼？
哎呀！黃米。嘖嘖……樹老
心空人老懶（對觀眾）我
這老婆子有多出息！大清
早去碾棒子撒這一地黃米
……（收棟黃米）不對，
這是去……（恍然大悟）
呵，這個老不死的偷我
黃米喂驢啦！（對觀眾）
套碾都不讓我使喚，還敢
偷我黃米，（奔向槽頭）

槽头沒了驢。(急回房里)
桌上沒了酒瓶子。哎！

(唱)

小毛驢不在牲口圈，
酒瓶子不在桌上边；
灌你那两口驢騷尿，
別跟我回家来吃飯。
偷我黃米喂毛驢，
不准你跨我家門檻！

(老婆气呼呼的坐下。小范上。)

小范：(唱) (二曲)

我小范，喜洋洋，
摺不下心中事一桩，
一夜沒睡起得早，
錯把月亮当太阳。
走过五里听鷄叫，
翻山才見天放光。
急急走，走忙忙，
心急腿短恨路长；
只因一桩大喜事，
順路回家稟爹娘。
剛才还听娘說話，
为何眨眼把門上？

(小范叩門，老婆不理，小范遂用力敲門。)

老婆：你別一个劲的敲，我沒听见。

小范：(笑，对观众)沒听见可她又答話儿。

老婆：笑，我还叫你哭哩！

七八老十的脖子上沒长着脑袋呀！生产队分来的黃米，我鬧病都舍不的吃，你拿去喂驢……(忽的抽去門門)

(小范推門，不料門开，猛一趔趄，老婆劈头一苕帚，小范佯装欲倒。

老婆：(忙扶小范)哦，这不是我那宝贝儿子小范嗎。天爷爷地奶奶呀！

(小范忍不住大笑起来。

老婆：(笑)我道苕帚疙瘩打死人哩！(扔下苕帚)

小范：娘，又生我爹气了？

老婆：那还用說。这次回家来住几天？

小范：不，我这是到后山生产队开会，順路来家告訴一件大喜事。

老婆：当了公社干部你的事

就多了。看你眉开眼笑的。

小范：娘呢！（唱）（三曲）

有一位，保健員，
她在今天要进山，
进山住在咱們家，
我娘待她好茶飯。

老婆：（唱）山里茶，山里烟，

山藥白瓜糊糊飯，
队里派飯到咱家，
客在咱家住几天？

小范：（唱）住八年，住十年，

白头到老永相伴；
咱家就是她的家，
进山从此不出山。

老婆：（唱）一条河九道弯，

一句話繞了十八圈，
莫非进山是小菁？
咱們婆媳可见面。

看你拐弯抹角的。平时把小菁吹上了天，这回娘可要好好看看，要好，遂了

娘的心，娘拍着巴掌拥护，要不遂娘的心……

小范：那也沒法，儿就这个命。这陣她們訓練班提前結束了，公社又分配她到咱前山村……

老婆：那敢情好，等小菁先住下，择个好日子你們就結婚，娘比你還着急哩。

小范：就这样肥。娘，待回儿爹回来罗，你告訴他，夜几个找我跟你們支部書記說妥了，讓爹接人家一趟。

老婆：你不吃了飯走？

小范：不啦。赶到后山吃了飯开会，傍黑就回来。

老婆：求你爹那尊神可不灵，使喚他毛驢他乐意呀？

小范：毛驢不是生产队包給他养的么？人家进山也是为了工作。

老婆：牲口給了他，就象是他自己的了，好些公差他都不出，再一說你爹封建着

哩，就娘过門那些日子，

拜完天地他三天三宿沒跟娘說过一句話，这回去接一个沒过門的儿媳妇，不知道要唱出什么戏来。

小范：那……好吧，我跟爹說說肥。

老婆：你听，他来啦。

（老范：牵毛驢上。）

老范（唱）哎——（四曲）

鷄叫三遍亮了天，
我赶小驢上高山，
秋风落叶天气冷，
酒瓶不敢离咀边，
喝酒挡风寒。

（拴毛驢于槽头）

老婆：娘把工資、存款折都藏起来了，可你爹还是酒瓶碰咀，也不知哪几弄的錢！

小范：娘沒有听见什么反映？

老婆：沒。（欲插門，又抓起苕帚）

小范：（笑，阻拦）可別打昏了我爹。

（老范进屋。）

老范：（仍唱）秋风落叶天气冷，

酒瓶不敢离咀边，

喝酒挡风寒。

小范：爹。

老范：嗨。咱家这公社干部啥时候回来的？

小范：剛到家。爹，喝酒擋風寒，干嘛三伏天你也喝？

老范：三伏天？（唱）

哎——

鷄叫三遍天剛亮，
我赶驢儿上山崗，
五黄六月天气热，
酒瓶不敢离咀旁，
喝酒好納凉。

老婆：可黑灯瞎火的你也喝哩。

老范：呵，是呵（唱）

黑灯瞎火点灯亮，

我……赶毛驢上了炕
沒这一說，自打队里包給
我养驢，我喝的少多啦。
老婆：你偷我黄米喂驢了？

老范：嗨，大老爷呀，冤枉！我連咱家分的黃米都沒見過。

老婆：（抓出一把黃米示老范）這是什么？撒了一地。

老范：准是你碾棒子的时候撒的唄。

小范：碾的是棒子，哪来的黃米撒？

老范：（支吾）是呀，是沒黃米撒。……

老婆：馱圈門口，槽头上，哪儿都拣到了，你还有什么說的？

老范：我……我就拿了这么一小把。

老婆：真是，不脫下你褲子来，还不露尾巴。

小范：对，在事实面前低下头来。

老范：怎么，你娘儿俩成心审我呀！

老婆：生产队把毛馱包給你可沒叫你供起它来，推磨套碾不叫我使喚，可又偷

我黃米！这么办肥，罰你进城一輪，赶毛馱接咱那……

小范：爹，公社派給咱前山村生产队——

老范：派咱出差？

小范：是啊。

老范：噢！那好說，公差都不出，难道我还去捎脚掙錢嗎？我一定去（唱）

（五曲）

提起派公差，

赶忙备毛馱，

队里毛馱包我喂，

叫到哪去到哪去。

飼养員处处分清公与私，

难道說公差不出捎脚去！

老婆：亏了你愿去，你知道，这一趟接的什么人？

老范：我管他什么人，只要是生产队派差，我就得去，一天好几个工分，吃着这份俸祿哩。

老婆：可不是外人哩，接的

是……

老范：管他外人 不外人，

去，貼两个餅子来。

老婆：烙两张糖餅也行呵！

（下）

小范：我也該走了。

老范：哦，你就为这事回来的？

小范：不，我到后山开会，
順路家來說一声。

老范：傍黑宿家里来。

小范：呃，（欲下）

老范：那……你来看看那头
驢再走。

小范：不是养的好好的嗎？

老范：哎你不知道（唱）

我那驢这几天放屁拉
稀，

打喷嚏掉眼泪又流鼻
涕，

不吃草不喝水不鳴不
叫，

垂着头低着耳耷拉眼
皮，

沒法子我这才偷点黄
米，

喂一喂小毛驢进城求
医。

小范：（将信将疑）怎么你
們支書沒对我說？

老范：可不嘅，我沒給支書
报告，这两天驢子可弱
啦，臥下了还得叫人扶
它。

小范：好肥，我上你們队上
想法去；要不我看会散的
早，我自己跑一趟。（下）
（老婆上。）

老婆：（唱）老头要去接儿
媳，（一曲）

我笑在脸上喜在心里，

瓷盆合面貼餅子，

老头吃了好赶驢；

毛驢变成千里駒，

一鞭赶驢走千里。

嘿，飞哩，跑哩，

跑哩，飞哩。

老头子，給。

老范：真的說餅子就餅子
呀，干嘛不是糖餅？

老婆：嗨，你要接了人来
我还尝你四两黄酒。

老范：有这么好，我脚不沾地攆驢跑。

老婆：快地，路上別耽擱。

老范：你就放心吧！（槽头牽驢下）

老婆：（对观众）我寻思求不动这尊神哩，一說是出公差，你們看，我家老头子有多积极。

——閉幕

第二場

（老范赶毛驢上。）

老范：（唱）翻山越岭过小桥，（四曲）

走熟了进城路一条，

明說去給驢治病，

暗是进城去捎脚。

依个呀儿哟，

小驢脚下有酒肉，

驢病不用大夫瞧。

喂，有进山的嗎？哪位同志进山？我送他。

（小菁上。她身背行李，匆

匆忙忙，仿佛四顧寻人。

小菁：（唱）出北关，要进山，（六曲）

一路車馬滾尘烟，

馱鈴叮咚撒一路，

金秋八月大忙天。

不問年景看笑脸，

一路山歌夸丰年。

望远山，山連山，

下山馱幫一行雁；

柿子鴨梨大紅枣，

一串金球下云端；

人人都說山区美，

美不过公社修梯田。

山間路，繞梯田，

曲曲弯弯上青天；

云遮一半霧一半，

心想走来脚想站；

一是初来好迷路，

再是风光誘人看，（見老范）

老大爷，到前山村怎么走？

老范：你問的是哪一个前山村？我們这公社一半平川一半山，前山前面有前

山。

(念)

果子沟，栗子林，
栗子林后柿子坪，
柿子坪后三十里，
依山傍水前山村。

过了这个前山村，你再往前走……

小菁：我问的是前山村生产大队。

(念)

老范：有一个。就数这个村远。

(念)

柿子沟，苹果林，
苹果林后枣树坪，
枣树坪后六十里，
依山傍水前山村。

小菁：说来说去到底有多远？

老范：这就难说了。看样儿同志您要进山，这么办吧，我送您一趟。

小菁：那敢情好。不过，我看你这馱弱的不行。

老范：同志呀，你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唱）

(七曲)

我这馱是宝馱难逢难遇，

左眼金右眼银两块碧玉；

全公社谁不夸千里宝驹，

日三千夜八百四只飞蹄；

我这馱不吃草尽喂黄米，

馱一千载八百全不费力。

照着个千儿八百斤你就来吧！

小菁：好家伙，馱能馱一千，谁还养骡子。

老范：（自觉不妥）是呵……少说也馱一二百。

小菁：一二百怕也不准行，

老范：这……馱你还行罗。

小菁：那……到前山村多少钱？

老范：同志莫提钱，提起钱来两没缘。你就给我两块六，送你进山，我是前山

村的，順路。

小菁：給你兩塊整。

老范：兩塊六，少一個仔不去。

小菁：給兩塊，要不我自己走。

老范：好好，兩塊就兩塊。

小菁：勞你駕（遞行李給老范欲騎驢，）

老范：慢點慢點，說送你進山可沒提行李。

小菁：這行李有三千？

老范：沒有。

小菁：有八百？

老范：沒有。

小菁：那，千里寶駒還馱不了？

老范：笑，說是說，馱是馱，我這驢兒多吃少干活，驢兒小，我疼它，怕你壓壞它的腰，你還是背着行李騎吧。

小菁：（笑）背着抱着一般沉，這個腳甬，大爺你捎了。

老范：得……添我兩角錢，我累一點不要緊，我背行李你騎驢，咱們走起來。

小菁：好，走起來。

（二人跑園場。

老范：（唱）同志上了驢，
（八曲）

老范好歡喜，
看她初來不識路，
多要腳錢不算欺，
趕毛驢不走大道走小道，
怕的是路遇熟人出問題。

小菁：（唱）騎毛驢，進深山，（六曲）

慢慢趕路不着鞭，
涉小溪，進山澗，
驢走楓林火里穿，
山村人家大路旁，
一枝石榴出牆院。
想要問句話，
毛驢拐了彎。

大爺，怎麼大路不走走小路？

老范：甬打听甬問，小道就比大道近，同志呀，疼咱那毛驢四條腿，咱圖省個勁。嚟兒，打——

小菁：（唱）走小道，繞梯
田，

駟蹂碧玉行云間：

大跃进，改山河，

回头山脸泛舟船；

我爱山区更爱人，

进山从此把家安，

想起小范哥，

駟上快加鞭。

大爷，快走呵！

老范：走呵（唱）

前面要翻山，

山高路又险，

同志坐稳莫要怕，

毛駟劲小腿要打颤，

小心了山高路险莫摔
着，

摔下来骨断筋折尸不
全，

小菁：（惊）哎呀，我的媽
呵！（欲下駟）

老范：不打紧，添两角錢，
我保你平平安安。

小菁：好好，就依你添两
角。

老范：坐稳了。

（二人上山又下山。

小菁：（唱）朝前走，下了
山，

一条小河把路拦；

順河走，上沙滩，

一座大桥跨两岸；

駟过小桥桥打颤，

就怕落水淹。

大爷你过来，

快把毛駟牵。

老范：来了。（唱）

駟走小木桥，

一步两三搖，

同志騎駟桥上过，

我这駟儿也胆小；

小心了莫要失脚踏下
水，

湿了你穿的这身花袄
袄。

小菁：（惊）哎呀！我的娘
呀！

老范：不打紧，再添我两角
保你安安稳稳。

小菁：好好，我再添两角。

老范：（对观众）你看看。

連加仟两角，这不还是，

两块六？（对小菁）你坐稳了。

（二人过小桥）

小菁：（唱）过木桥，天望边，
风吹落霞天色晚。

老范（唱）一轮夕阳压远山，
雀鸟飞云又飞还。

小菁：（唱）骑驴背，暗盘算，

进了婆家怎么办？

公婆问长短，

有口怎开言？

老范：（唱）一边走，一边看，
就怕乡亲来碰见；挣得两块六，
提心又吊胆。

小菁：大爷。

老范：（心不在焉）呃，有人过来吗？

小菁：没有，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老范：哪个村的？

小菁：前山村的呗。

老范：姓什么？

小菁：姓范。

老范：姓范？（对观众）千万可别问我头上来呀！（对小菁）那村里都姓范，就我一个不姓范。

小菁：大爷，我又没问你。
这个姓范的是个公社干部，他爹跟你一样，也是个饲养员。

老范：（对观众）你看看，偏偏问我头上来。可不能漏了馅，我儿子要知道我捎脚，他能饶了我呀！（对小菁）同志你打听这个姓范的呀，他根本就没有爹！
小菁（笑）听你这么说他爹死了？

老范：（对观众）死不死的吧，话重千斤还是空，（以手虚拟数钱）顶不住这个有用。（对小菁）嗯，死了。

小菁：（半信将疑）他怎么没对我说！

老范：得个急性病，一口气

上不来……

小菁：（認真地）甚么病，

几儿死的？

老范：（不观众）嗨，这网套越套越纏身。

（对小菁）同志，我是后山村的，不知她前山村的事。

小菁：怎么，刚才你不是說是前山村的嗎？

老范：（掩盖地）这……我后山村不得走前山村过嗎，知道一星半点的。同志，天快黑了咱赶路吧，深山密林，你不胆小我駭怕，听，什么叫？（其实甚么也沒叫）

小菁：哼，我才不怕哩。大爷咱快走。（猛一扭头，走向原来路上）

老范：往哪儿？往哪儿？轉回去了！

小菁：哎——（唱）

这大爷，把我纏，

假話吓我詐我錢，

老范：（唱）眼看就到前山

村，

就甩他在树林边。

小菁：（对观众）好了，我先不給他脚錢，等我到了前山村批評批評他再說。

老范：說甚么也不能叫乡亲碰见我捎脚。

得，先拿过脚錢再說。

（老范猛抽駢一鞭，駢跳，小菁惊呼，几呼跌倒，老范忙扶她。）

老范：下来吧。同志，我这駢太阳一落坡，眼就瞎，走道还得牵。

小菁：还没过果子沟，苹果林哩，怎么……

老范：嗨，你真信呀！过了这片树林子就到前山村，快給我脚錢。

小菁：好哇，原来路不远，你敲我的槓子，我不給。

老范：真的不給？

小菁：要給呀，到了生产队請干部評評價。

老范：好呀，三块两块的我老范还不在于，就算我白

送你一趟。(牽驢佯裝要走，恐吓地)不过，这树林里可有的是豺狼虎豹……

小菁：(胆怯地)你不要吓唬我，我不怕：…(見老范仿佛真要走)呃，大爷你快回来。

老范：拿来，脚錢两块六，

小菁：不是說好两块嗎？

老范：背行李加两角，上山加两角，过桥加两角，湊一起不多不少 两块六。

(对观众)大伙不都見了嗎？

小菁：(一面給錢，一面叨念)不过，我告訴你，我是个保健員，进山是开展保健卫生工作，你敲我槓子，拿話吓唬我。我要到生产队去告你！

老范：(接錢)行，行，告我去好了。你进山工作，我的毛驢也不是私养的呀。(有些胆怯。对观众)告我 你知道我是老几？两块六到了手，上哪

儿找我去呀！(打驢下場)

小菁：(唱)一霎时，黑了天，(六曲)

一片树林遮了眼，

不見前山村，

提脚四下轉，

心又惊，胆又寒，

可恶老头把我纏！

小范哥哟，

不見你接我，

叫我好埋怨，

(慌乱地)不怕，不怕，

(忽見有人)誰呀？你甬

想吓唬我！

小范：我呀。你是小菁。

小菁：是我，你是小范，小范！(扑向小范，哭)

小范：你是駭怕了。

小菁：(哭止)我……歇歇脚。怕。我才不怕哩！

(突然馬斯。

小菁：(惊)我的媽呀！

(扑向小范)

小范：这是馮，甬駭怕了

小菁：(破涕为笑)有了你，

是老虎我也不怕了。

小范：怎么一个人进山？

小菁：嗨，别提了。你说来
接我，怎么没有来？

小范：（白）原说是生产队
派人接你，

事不巧碰上他病了毛
驴，

到后山我开会会散的
早，

因此上借匹马赶到城
里，

招待所一打听说你刚
走，

没想到追一路村边相
遇。

怎么你在前面走，我在后
面追，一路上连个影儿都
没见着？

小菁：你走大路，我走小道
你怎能追得上！

（唱）

我等你来接我等了半
天，

莫奈何我只得顾驴进
山，

小范：那捎脚的人还好吗？

小菁：好哇，差点没把我气
死，（唱）

捎脚的糟老头没有心
肝，

有大路不走他偏往小路
上赶，

小范：准是抄近道图个省劲。

小菁：（唱）糟老头敲槓子
处处要钱，

天黑了又把我扔在路
边。

小范：好了，家去再谈吧。

（对观众）这是谁家糟老头
我可得好好追查追查！

——闭 幕

第 三 场

老范：（上念）毛驴走一
走，

有肉又有酒；

进城遛一遛，

挣钱两块六，

眼看天要黑，

转回家门口。